

第二十回 醒塵夢軒庭含笑 聯鴛被魚水同諧

詞曰：

守正行權終得意，個中心術如刀刺，老天酬報自分明。男守義，女守志，春生於夜雙鴛被。說盡從前塵夢事，將來可作藍魚記，柝聲欲起又呵呵。做也易，丟也易，是誰知已供新醉。

右調《天仙子》

楚卿見丫頭來請，衾兒兩個插戴停當。若素道：「我羞答答難去，煩姐姐先往，略說個緣由。我隨後就來。」衾兒過船，兩人見禮。採綠道：「這是吳老爺夫人。」兩下坐定。衾兒道：「妹妹，你生得如此豐姿，怎教我姐姐不愛？正是赤繩繫足，千里紅牽，姻緣再強不得。但今日新郎，原十分不肯允，聞是妹妹強他的。今新郎有些害羞，不敢相見，我特來說明。」秦小姐摸不著頭緒。祇見若素進房。衾兒道：「新郎來了。」秦小姐看見一位女娘，面貌與新郎相似。兩人萬福過，急問道：「莫不是姑娘麼？」衾兒道：「他沒有哥哥。」秦小姐心中大嚇。若素道：「姐姐勿怪。嚮日在宅，為蒙令兄心托，不敢自負，故委曲周會。祇是夜來得罪了。」衾兒遂將事情細述，秦小姐面上紅了白，白了紅，似有不悅。若素道：「祇為兩下憐才，以致如此。我情願讓姐姐為正，妹子祇供中饋之職，再無悔心。」秦小姐見他說得謙和，況實是自己強做的，一時開不得口。但不知新郎人物如何，夜裏又被他盜了，竟無言可答。若素觀其心事，便教「請老爺過船」。楚卿見請，慌忙走來。若素叫行個夫妻之禮。兩下定睛一看，楚卿喜從天降。秦小姐見少年風流，也心肯了。

楚卿出去。衾兒三個同吃了飯。祇見岸上兩個丫頭下來。若素認得，一個是玉菱，指著一個垂髻的道：「這個好像我見過的。」秦小姐道：「今日我也要說明了。先父祇生妹子一人，取名蕙娘，並無兄弟。父母亡後，依於母舅。因負才貌，要親眼擇個良人，故喚老家人開一個飯店，以便簡選。又恐旁觀不雅，改做男裝。不意遇見姐姐，又幻中之幻。此女取名阿翠，即前日之書童也。今日看來，弄巧的原他弄巧的報應，總是姻緣，不必說了。」若素笑道：「可知前日與這位大姐取笑。如今說明。我家相公該上岸拜舅公。」蕙娘道：「正是。」若素即與楚卿商議，先央子剛去見龔拙庵，說其原故。拙庵見米煮成飯，也悔不得。子剛著人請楚卿，上去拜見。拙庵見少年翰林，人材出眾，反加歡喜，留他飲酒。明日，拙庵送下八九房家人婦女，與外甥女哭別。蕙娘取父親遺下二三萬家私，帶在身邊，即時開船。及回到家中，與子剛母子相見。子剛遷到莊上居住。楚卿祭祖榮宗，不消說得。

過了三五日，沈長卿同老夫人也到了。母子丈婿相敘一番。問起秦小姐事，方曉得是楚卿娶的。大笑道：「早知如此，何不當初說明？累老夫耽了許多干係。」若素道：「無非慮孩兒不肯的意思。」大家笑了一會，又與子剛、衾兒會過。住了兩日，回上蔡去了。

一日，採綠送茶到書房，嘻嘻的說道：「老爺，我當初偷小姐的詩稿與你，媒人也不要一謝？竟忘記了？」楚卿心上明白，笑道：「我揀個好日，把你配與清書。」採綠不悅，立在半邊，見楚卿磨墨作詩，不以為意，悻悻的進去了。楚卿暗思：這個妮子，記著我當初取笑的話，妄想我起來。秦小姐已出於勉強，祇為他憐才念切，又夫人一時作了瞞天謊，算來無個結局，故不得已而為之，豈可人不知足？我若想到採綠，當初也不負衾兒了。一日，子剛來請，楚卿去時，卻是衾兒的兄弟，嚮在京師戶部主事門下做幕，會見俞彥伯，得知緣故，特來看妹子。年紀二十四歲，一表非俗。飲酒中間，問及未娶。楚卿回來，遂將採綠送他。子剛、衾兒致謝不已。

楚卿立個規矩：兩位夫人，姊妹相呼，輪流陪宿。

一日，子剛來對楚卿說，要與衾兒往遂平祭祖掃墓，兼探長卿。若素聞知，也要去。楚卿道：「你難道獨行？我也去探探岳父母。」蕙娘道：「你們都出門，教我獨在家裏。何不帶我走走？」若素道：「妹妹肯去更妙。」遂約齊子剛，各坐一隻大船起身，同到上蔡。一行人人都上去拜見長卿夫婦，合家歡喜。

明日，子剛同衾兒往遂平，掃祭了祖、父之墓，又哭祭賀氏，道：「夫人，我無欲一時不明，辜負了你。如今我已做官，雖家遷鹿邑，天年之後，絕與你合葬，不食前言。你在九泉相候就是。」衾兒也來奠過。過了五六日，子剛、衾兒回上蔡來。楚卿到豆腐店，賞他十兩銀子。朱媽媽等皆有賞。是日，九月初九，五乘轎跟著許多家人婦女，齊到白蓮寺游玩。祇見金剛臺下草窠裏，走出一個乞婆來：

看年紀，有三八。論人物，頗騷辣。兩道柳眉兒沒黛掃，一雙小腳兒無羅襪。破繒兒，遮半頭，髻兒斜。破衫兒，少襖襟，袖底豁。夏裙兒，四五片，火燒著，裏腳兒，兩三年，未漿炸。

那乞婆不住的把子剛看。楚卿道：「可惜這個婦人。」兩個進寺去游玩，三位夫人到山門口。那乞婆也仔細來看。拖住楚卿一個家人，逐位的問。家人見他有姿色，便一五一十對他講了。少停，楚卿等出來，祇見乞婆倒在地上亂哭，許多人圍看。問他，又不說。及子剛轎到，分開眾人，上前連叩七八個頭，一把拖住道：「老爺，你做了官了。」

子剛未及問他，若素等都到。乞婆哭道：「當初自知自己容貌超群，該圖快樂，喪了廉恥。你如今做了官，娶的夫人原是絕色，我今悔之無及。我是你妻子，求老爺帶我回去，情願做奴婢服侍你，免得在此出醜。」子剛方纔曉得。罵道：「哇！留你賤婦性命，已是餘生了。走開！」井氏祇是拖著不放。子剛喝一聲「打下去」，那些家人，三五掌打開了。井氏跑到前面，等子剛轎來，望臺階上盡力把頭一撞，腦蓋粉碎，鮮血流出，已自死了。子剛見了，憐他起來，下了幾點淚。扶手內取十兩銀子，著家人同地方總甲，買一口棺木盛殮埋葬。回至城中，說其始末，各人咨嗟不已。

明日，別過岳父母，與楚卿等同歸鹿邑。一路上衰柳寒蟬，秋光滿目。楚卿道：「下官未曾與二位芳卿吟詠，今在舟中，即景聯句何如？」若素道：「甚妙，請相公起韻。」楚卿道：

唱隨千里駕孤篷，(胡)

為予歸寧路轉東。(素)

且喜身從金馬客，(蕙)

恍疑人坐水晶宮。(胡)

秋容兩岸乘餘韻。(胡)

野色回汀次第工。(素)

又笑對蕙娘，指著窗外遠山道：

賢妹翠眉分外黛。(素)

才郎豪氣貫長虹。(蕙)

幾頭霜葉飛黃蝶。(蕙)

檣畔寒葭響暮蟲。(胡)

游興欲蹤蘇太守。(胡)

幽情不減杜司空。(素)

功名到手方知幻。(素)

事業縈心便屬懵。(蕙)

但願昇平宜爾室。(蕙)

四時佳興與卿同。(胡)

聯完，楚卿喜道：「二卿果然妙才，勘破世俗。」不日到了家中，至十一月，楚卿庭前臘梅盛放，請子剛夫婦賞花。原來兩邊通家，每飲酒，俱是夫婦齊請。一邊簾內，一邊簾外。飲酒中間，說起告假期限將滿。子剛道：「富貴如浮雲。我想，一舉成名，男兒願足。意欲往吏部用幾兩銀子，在林下做個閑人。不知賢弟高見何如？」楚卿道：「弟正有此志。」子剛道：「世事如朝露，又如定盤星，決不由人計較。我當初嫌髮妻貌醜，辜負他鬱死。後來千選萬選，娶個井氏，反弄出醜態，到前日白蓮寺結局。當時，我深自愧悔，誓不再娶。又蒙兄惠我夫人，豈不是一場大夢，被柝聲喚醒？」楚卿道：「弟當初要往遂平，不意在上蔡遇見我夫人。彼時，弟虛空妄想，如做夢一般。誰知得了一個又牽出一個，豈不是天定？」若素在簾內，對衾兒道：「祇難為我，一邊為著楚卿，一邊為著喜新，又為著秦家妹妹，忙碌碌替別人做夢。」衾兒道：「胡爺是哄人的班頭，造夢的符使。我被他做了兩年夢。」蕙娘道：「豈但姐姐們，連我也走在夢裏。」衾兒道：「我們的夢都醒了，祇有庫公子如今還睡著哩。」簾內簾外，俱笑不止。簾內若素對衾兒道：「如今改他一個號，叫楚卿罷。」齊齊笑倒。楚卿聽見，唱道：「倘外人傳出，像甚麼樣！」子剛道：「正是大嫂愛兄處。」一齊大笑。飲至日晚方散。

是夜，楚卿該宿在若素房裏。若素因楚卿將採綠嫁去，新討的丫鬟把香薰被不中用，埋怨楚卿。楚卿說他不賢，兩邊爭個不止。蕙娘聽得，走過來羞著楚卿道：「好乏趣。這是我的新郎，與你甚麼相干？」大家笑起來。蕙娘曳了若素，到自己房內。若素道：「妹妹，楚卿不知好歹，這樣天氣，不是你伴著就是我伴著，那管得我兩個寒熱？我今夜在這裏睡，看他如何？」蕙娘道：「甚妙。」遂喚阿翠，閉上房門去睡。當時楚卿酒醉，先去睡了。一覺醒來，又冷又寂寞，輾轉不安。曉得若素在蕙娘房裏睡，遂披衣起來，走到蕙娘房門前，喚阿翠開了門，摸到床上。見兩個側身摟抱而睡，竟不睬他。楚卿就卸下衣裳，鑽入被裏，竟壓在兩人身上。若素道：「我兩人正要睡，這楚卿又來攪我做夢麼？」楚卿道：「我是你夢中人，若神女沒有襄王，怎做得陽臺風月？我來此，正是魚水相投。」兩個祇得放下中間，楚卿將兩隻手臂，一邊摟一個睡著。若素道：「一晚就守不得，虧我兩個怎樣慣了。」楚卿道：「我不是蕙娘的新郎，他獨睡，埋怨我不得。你做新郎卻不在行，蕙娘要埋怨你，祇得央著我。你獨睡，一發埋怨我不得。祇虧我兩下周全耳。」若素笑道：「當初偶然把水晶帶鉤，換你的藍魚，你說如魚得水。不意今日應著這句話，也是奇事。」蕙娘道：「我的姻緣更奇。偶因過客傳得相公兩首詩，題下注著『韻不拘』，遂將《花魂》題用了《鳥夢》原韻，將《鳥夢》題隨意作一首。不意暗合姐姐原韻。彼時，我想來是個奇遇，故此認真求配。誰知前日舟中，上半夜合了姐姐的韻，下半夜合了相公的韻。」語畢，三人大笑起來。蕙娘又道：「當日見姐姐推三阻四，不得已搶了一個藍魚，又卻是相公聘物，豈不是天定麼？」楚卿道：「我這魚原是活寶，祇可惜不曾游入大海，成龍上天，卻游在兩條濱裏，被你兩人夾住。」若素、蕙娘一人一隻手，兩邊亂打。楚卿兩隻手又被他兩個粉頸壓著，動彈不得，直至告饒。蕙娘道：「姐姐，他自己說是魚兒，笑我們是濱兒，我今莫叫他楚卿，叫他夢鯨罷。」三人又笑。以後，楚卿也不做官，夫婦聯吟，難以盡述。後若素生一子一女，蕙娘生二子。楚卿將蕙娘次子，紹秦氏世脈。衾兒生三子一女，兩下結為婚姻。今兩家子孫，俱已出仕。予過其居，見案頭有《寶魚詩集》，因詢其始末，傳出佳話云：

何須書座與銘盤？試閱斯編寓意端。
借得笑啼翻筆墨，引將塵跡指心肝。
終朝勞想皆情劫，舉世貪嗔盡夢團。
滿紙柝聲醒也未，勸群且嚮靜中看。

評曰：

此回，正是挑剔情夢處，全部收拾乾淨，是一篇之絕妙結題。或問：「此書個個擊醒，至井氏猶能悔悟，獨庫審文尚在夢中，豈不是點化者耶？」答云：「祇為他身份不好耳，庫公子裝身份者，你道不在夢中麼？」客敬服曰：「此不擊之柝，寓意更妙。」

[返回 >> 情夢柝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